

重錄總校官傅野臣萬拱

學士臣胡正蒙

分校官沈馬臣林燠

書寫儒士臣孫託

圖照監止臣馬永志

臣吳敏

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六

二十有

友

交友

易兌象巽澤兌。君子以朋友講習。程子曰。巽澤。二澤相附麗也。兩澤相麗。交相浸潤。互有滋益之象。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

講習。朋友講習。互相益也。先儒謂天下之可誨。莫若朋友講習。然當明相益之象。書帝曰。契。百姓不親。五品不遜。汝作司徒。敬敷五教在寬。五品。父子有親。君臣有義。夫婦有別。長幼有序。朋友有信。五教。以五者當慈之理而為教也。詩伐木。燕朋友故舊也。自天子至於庶人。未有不須友以成者。親親以睦。友賢不棄。不遺故舊。則民德歸厚矣。孔氏曰。睦是同門之稱。友是同志之名。故舊。即昔日之朋友也。朋友新故。通名故舊。唯施久遠。舊則不可更擇新。交則非賢不友。故雙朋友曰友賢也。親親以睦。指上帝。友賢不棄。不遺故舊。即此篇是也。伐木。丁。鳥鳴嚶嚶。出自幽谷。遷于喬木。嚶其鳴矣。求其友聲。相彼鵲矣。猶求友聲。矧伊人矣。不求友生。神之聽之。終和且平。孔氏曰。丁。伐木聲。朱氏曰。嚶嚶。鳥聲之和。又郭璞曰。兩鳥鳴。

張氏曰。神之聽之。絲和五音。此為求友生。程氏曰。和。謂相得。平。謂不變。什
市張氏曰。詩人多相目之詞。如伐木而感鳥鳴。蓋目此以興鳥鼓也。故下
章皆以伐木言之。程氏曰。山中伐木。非一人能獨為。必與同志者共之。既
同其事。則相親好成朋友之義。伐木之人必有此義。況士君子乎。故賦伐
木之人。欲其情。推其義。以勸朋友之道。無朋友故舊。則歌之所以風天下。
朋友故舊為。則民德厚矣。雖言鳥鳴。擊。又以物情興朋友之好。擊。相
應和之和聲。鳥聲相應和。自幽谷升喬木。相追隨。擊然其鳴。蓋求其應。友
聲相應聲。猶人之朋友相從也。視鳥如是。豈人而不求友乎。朋友之信。恒
久不渝。可質於神明。周禮司諫糾萬民之德。而勸之朋友。宗伯以賓射
之禮。親故舊朋友。禮記君子不盡人之歡。不竭人之忠。以全交也。儒有
合志同方。營道同術。相下不厭。久不相見。聞流言不信。義同而進。不同而
退。其交友有如此者。同方。同術。志行也。聞流言不信。不信其友所行。彼毀
而謗之。論語曾子曰。與朋友交而不信乎。子夏曰。與朋友交。言而有信。
子曰。事君數。斯辱矣。朋友數。斯踈矣。老者安之。朋友信之。朋友切
切偲偲。兄弟怡怡。居是邦也。事其大夫之賢者。友其士之仁者。曾子
曰。君子以文會友。以友輔仁。註。謀學以會友。則道益明。取友以輔仁。則德

曰。進朋友死。無所歸。於我殯。朋友之饋。雖車馬。非祭肉。不拜。朱子曰。朋友
有通財之義。故雖車馬之重。不拜。祭肉則拜者。故其祖考。同於已親也。此
一節。記孔子交朋友之義。子夏之門人。問交於子張。子張曰。子夏云何。對
曰。子夏曰。可者與之。其不可者拒之。子張曰。異乎。吾所聞。君子尊賢而容
衆。嘉善而矜不能。我之大賢與。於人何所不容。我之不賢與。人將拒我。如
之何其拒人也。朱子曰。子夏之言。迫狹。子張識之是也。但其所言。亦有過
高之病。蓋大賢雖無所不容。然大故亦所當絕。不賢固不可以拒人。然損
友亦所當遠。學者不可不察。中庸子曰。所求乎朋友。先施之未能也。天
下有達道五。父子也。君臣也。夫婦也。昆弟也。朋友之交也。孟子孟子曰。責
善朋友之道也。使契為司徒。教以人倫。父子有親。君臣有義。夫婦有別。
長幼有序。朋友有信。萬章曰。敢問交際何心也。孟子曰。恭也。萬章問
曰。敢問友。孟子曰。不挾長。不挾貴。不挾兄弟而友。友也者。友其德也。不可
以有挾也。孟子謂萬章曰。一鄉之善士。斯友一鄉之善士。一國之善士。
斯友一國之善士。天下之善士。斯友天下之善士。孔子家語孔子曰。夫內
行不脩。身之罪也。行脩而名不彰。友之罪也。故君子入則篤行。出則友賢。
孔子曰。居而得賢友。福之次也。夫賢者言足聽。故我之憚也。若嚴君在

堂而明神震室矣。雖欲不著善其故乎。曾子曰。狎甚則相簡。莊甚則不親。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。其莊足以成禮。白虎通朋友之道有四焉。近則正之。遠則稱之。樂則思之。患則死之。揚子君子先揮而後交。小人先交而後揮。故君子寡尤。小人多怨。君子脩身而後交。天道交萬物生。人道交功勲成。仲長子昌言。閭則攻已之短。會同則述人之長。負我者我加厚焉。未有與人交若此而見憎者也。魏文帝詩集論。夫陰陽交萬物成。君臣交邦國治。士庶交德行先。同憂樂共富貴。而交道備矣。抱朴子交際篇。朋友之交不宜雜浮。詳交者不失人。而泛結者多後悔。故曩哲先揮而後交。不先交而後揮也。徐幹中論。君子之交人也。歡而不媒。和而不同。好而不佞。詐學而不虛行。易親而難媚。多恕而寡非。太平御覽。周昭新撰。交之爲道。起自羲皇。造化之初。君臣始立。而有人倫。上下之敘。象天地交泰。以左右於民也。唐虞三代。莫不因之。故交全情親。則國安治強。交敗情乖。則國危治弱。立交者欲其親也。是故百姓不親。禹作司徒。昧者能睦。廉頗相如。忍忿以崇厚。陳平周勃。感陸生而相親。所以安趙於強敵。定漢於幾殆。此交接之大義。帝王之極務。聞之於易曰。交乃人倫之本務。王道之大義也。張子齊交。譬之於物。猶素之白也。染之以藍則青。遊居交

友亦人之所染也。韓起與田蘇處而成好仁之名。甘茂事史舉而顯齊秦之功。曹叅師益公。致清靜之治。實長君兄弟出於賤隸。謹恭師友皆為退讓。君子語曰。蓬生麻中。不扶自直。此言雖小。可以喻大。必得其人。千里同好。固於膠漆。堅於金石。窮達不阻其交。毀譽不疑其實。鍾會窮竟論凡人之結交。誠宜德不忘衰。達不棄窮。不疑或於讒構。不信受於流言。經長歷遠。久而適固。而人多初隆。而後薄。始密而終疏。斯何故也。皆由交靜不發於神氣。道數乖而不同。權以一時之術。取倉卒之利。有貪其財而交。有慕其勢而交。有愛其色而交。三者既衰。踈薄由生。東方朔與公孫私書曰。蓋聞爵祿不相責。以禮同類之遊。不以遠近為是。故東門先生居蓬戶。空穴之中。而魏公子一朝以百騎日寵之。呂望未嘗與大玉同席而坐。一朝讓以天下半。夫丈夫相知。何必以撫塵而遊。垂髮齊年。偃伏以日數哉。楊龜山語錄常言。之。言朋友不可相責望。蓋君子恕以處朋友也。若為人朋友。所以自處。則不可爾。周官以孝友睦姻。任恤考人之行。若不可責人。聖人何以制法。夫鄰里鄉黨。力足以相助。相持。猶不敢不勉。而況於朋友乎。朱子語類。蜚卿問朋友之義。自天子至於庶人。皆須友以成。而陳安卿問曰。只說以類聚。莫未談朋友之義否。曰。此亦只說本來自是如此。自天

子至於庶人。未有不須友以成。乃是後來事。說朋友功效如此。人自與人同類相求。牛羊亦各以類相從。朋友乃異倫之一。今人不知有朋友之義者。只緣但知有四箇要緊。而不知朋友亦不可闕。張子經學理窟。張子曰。人之有朋友。不爲燕安。所以輔佐其仁。今之朋友。擇其善柔以相與。拍肩執袂以爲氣合。一言不合。怒氣相加。朋友之際。欲其相下不倦。故於朋友之間。主其敬者。日相親與。得效最速。又曰。有潛心於道。忽爲他處引去者。此氣也。習性雖純。未能脫酒。畢竟無益。但繫於習耳。是故古人欲得朋友。與琴瑟蘭茝。常使心在於此。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爲多。故無待朋友之求。性理會元。朋友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。同爲天倫。天所敎也。自天子至于庶人。未有不須友而成者。後世雖一介之士。朋友之道固缺矣。而況於等而上之者哉。蓋不知德之可貴。不知成身之爲重。此友道之所爲缺也。使其知德之爲貴。成身之爲重。則其所以求友者。惟恐其不獲已。況敢有挾乎哉。向。外容齋隨筆。朋友之義甚重。天下之達道五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。而至朋友之交。故自天子至于庶人。未有不須友以成者。天下俗薄。而朋友道絕。見於詩。不信乎朋友。弗獲乎上。見於中庸。孟子朋友信之孔子之志也。車馬衣裘與朋友共。子路之志也。與朋友交而信。曾子之志也。

周禮六行五曰任。謂信於友也。漢唐以來。猶有范張陳雷元白劉柳之徒。始終相與。不以死生貴賤易其心。本朝百年間。此風尚存。嗚呼。今亡矣。東谷所見。君子以文會友。以友輔仁。友也者。友其德也。當親密之時。握手論心。必使君臣父子之倫。兄弟夫婦之倫。粹然一出於正。此交友第一義也。夫何世變日薄。友道掃地。惟酒饌追隨。有無周濟。穢言相譁。術數相勝。於是規圖便利。諂諛取容。此妾婦耳。非友也。唱以濡沫。共飲奔走。此奴隸耳。非友也。惟恐少有櫻拂。而取跡遠。故隨事苟徇。而覲親密。乘其父子之睚眦。即導之以不忠不孝。乘其兄弟之閼牆。即導之以不友不恭。乘其夫婦之反目。即導之以不琴瑟。謬引古今眩亂是非。指鹿爲馬。野馬爲鷲。皆此等輩也。其間稍有見識廉耻者。必浩然而去。所友者惟小人。抑亦何所不至哉。冊府元龜交友之道。其來尚矣。自天子至于庶人。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也。故傳有三益之訓。易著斷金之象。營道同術。義表於切嗟。父老不忘。情見於生死。又豈止遠方之爲樂。淡水之相成哉。中古而下。益有同德比義。神交心照。或傾蓋以投分。或刎頸而爲歡。靡思志操之異。遂忘年齒之隔。結髮以共仕。納祿以偕往。軟風雨之信。忘蓬華之賤。通家而益厚。奕世而逾親。以至撫字孤孀。拯濟危厄。挺身以自誓。抱節而不變。斯皆古之

不諂不瀆相先相死之士歟。元王憚秋澗集朋友列於五典。其所以爲重者。志同而義在也。故繁然有文以相接。雖然有恩以相愛。不然。其與走者類聚而同遊。飛者群分而並集。蓋幾希矣。詩人以伐木廢持表夫友道之缺。深有旨哉。太平御覽魯連子。舜耕於歷山而交益。陶於河濱而交禹。

家語 孔子遇程子。傾蓋而語。終日甚相悅。顧謂子路曰。程子天下之

賢士。取束帛以贈之。孔子與柳下季爲友。史記任參。楚大夫與蔡大

子朝友。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。聲子。子朝之子。伍舉。子胥祖父叔舉也。

伍舉娶於王子牟。王子牟爲申公而亡。獲罪出奔。楚人曰。伍舉實送之。伍舉

奔鄭。將遂奔晉。聲子將如晉。遇之於鄭郊。班荆相與食。而言復故。班。并也。

布刑。生也。共戰時楚事。朋友世親。聲子曰。子行也。吾必復子。申包胥楚

大夫。伍負與申包胥友。其亡也。謂申包胥曰。我必復楚國。復報也。申包胥

曰。勉之。子能復之。我必能興之。叔向適鄭。驍蔑惡一言而善。執手以善。

遂如故知。趙有處士。毛公藏於博徒。薛公藏於賣漿家。魏公子無忌。復

此二人結交遊也。管仲。字夷吾。頽上人也。少時常與鮑叔牙游。鮑叔知

其賢。管仲貧困常欺鮑叔。鮑叔終善遇之。不以爲言。已而鮑叔事齊公子

小白。管仲事公子糾。及小白立爲桓公。子糾乃死。管仲囚焉。鮑叔遂進管

仲。管仲既任用於齊。齊桓公以霸。允合諸侯。一正天下。管仲之謀也。管仲
曰。吾始困時。常與鮑叔賈分財利。多自與。鮑叔不以我為貪。知我貧也。吾
嘗為鮑叔謀事。而更窮困。鮑叔不以我為愚。知時有利不利也。吾嘗三仕
三見逐於君。鮑叔不以我為不肖。知我不遭時也。吾嘗三戰三走。鮑叔不
以我為怯。知我有老母也。公子糾敗。召忽死之。吾幽因受辱。鮑叔不以我
為無耻。知我不羞小節。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。生我者父母。知我者鮑
子也。鮑叔既進管仲。以身下之。子孫世祿於齊。有封邑者十餘世。常為名
大夫。天下不多管仲之賢。而多鮑叔能知人也。韓詩外傳。鮑叔有疾。管仲
為之不食。不啗水漿。寡戚患之。曰。鮑叔有疾。而為之不啗水漿。無益於鮑
叔。又將自傷。且鮑叔非君臣之患。父子之親。為之不啗水漿。亦夫宜乎。
管子曰。非子之所知也。昔者吾嘗與鮑叔賈。敗於高陽。而見辱於市中。鮑
子不以我為不肖者。知吾欲有名於天下。吾與鮑子說諸侯。三見而三不
中。不以我為不肖者。知吾不遇賢主人。吾與鮑子分財而多自與。不以我
為貪者。知吾貧無有也。生我者父母。知我者鮑子。士遇知己者死。為知
卿者良。鮑子卒。天下莫知。妾用水漿。誠有知者。惟為之死。亦何可陽乎。夏
侯湛鮑叔像贊曰。鮑子情情。式昭德音。綢繆陳仲。二人同心。厥芳猶蘭。其

堅如金。遙遙景迹。君子攸欽。李扎。吳公子也。聘於鄭。見子產如舊相識。戒之以慎終。過晉。謂叔向曰。吾子志直。必思勉於難也。劉向說苑文侯。歎曰。子方曰。自友子方也。君臣益親。百姓益附。吾是以知友士之功焉。五。典疏蒙事實六國時。張敏與高惠爲友。誓相思不得敏。便於夢往尋。但行至半路。即迷不知路。扎叢子于高遊趙平原君客之。有郢文節與子高相友善。及將還魯。諸故人訣既畢。文節送行三宿。臨別。文節流涕交頤。子高徒抗手而已。分背就路。其徒問之曰。先生與彼之子善。彼有戀戀之心。悽愴流涕。而先生厲聲高揖。無乃非親親之謂乎。子高曰。始吾謂之子丈夫。乃今知其婦人也。人生則有四方之志。豈鹿豕也哉。而常群聚乎。陳留志。韋康字宣明。襄邑人也。常居園中。故世謂之園公。與河內軹人角里先生。綺里李。夏黃公爲友。皆修道潔已。非義不踐。當秦末。避代入商洛山。隱居自娛。劉向說苑伯牙子鼓琴。其友鍾子期聽之。方鼓琴而志在於太山。鍾子期曰。善哉鼓琴。巍巍乎若太山。少選之間。而志在流水。鍾子期聽之曰。善哉鼓琴。湯湯乎若流水。鍾子期死。伯牙子屏琴絕弦。終身不鼓。以爲時無足爲鼓琴者。漢書盧綰。豐人。與高祖同里。館親與太上皇相愛。高祖館。同日生。里中持羊酒賀兩家親相愛。生子同日。壯又相愛。既會宗傳。

會宗爲人好大節。矜功名。與谷永相友善。谷永聞其老復遠出。子書戒曰。足下以柔遠之令德。復興都護之重職。甚休甚休。若子之材。可優遊都城。而取卿相。何必勒功於昆山之側。總領百蠻。懷柔殊俗。子之所長。愚無以喻。雖然。朋友以言贈行。敢不畧意。方今漢德隆盛。遠人賓服。傳鄭甘陳之功。沒齒不可復見。願吾子因循舊貫。毋求奇功。終更亟還。亦足以復鴈門之跡。萬里之外。以身爲本。願詳思愚言。五典疏。漢書。西漢鄭當時字莊。爲太子舍人。常置驛馬長安諸郊。請謝賓客。夜以繼日。常恐不徧。其知友皆大父行。天下有名之士也。魏其。灌夫。兩人相引重。相得甚歡。恨相見

之晚。同。龔勝字君賓。龔舍字君倩。皆楚人。相友善。名節故時號之。爲楚兩龔。勝位至太中大夫。歸老於鄉里。舍拜光祿大夫。不起。張釋之爲廷尉。持法平允。中尉條侯周亞夫。與梁相山都侯王恢。咸結爲親友。繇此天下稱之。陳遵少與張鍊俱爲京兆史。鍊博學通達。以廉儉自守。而遵放縱不拘。操行雖異。然相親友。哀帝之末。俱著名。字爲後進冠。爲後進人士之冠者也。何武以射策甲科爲郎。與翟方進交。志相友。汲黯善灌

夫。鄭當時。及宗正劉棄疾。黠位至主爵都尉。傳喜封高武侯。與鄭玄同門學。相友善。同門。謂同師也。蕭育爲人嚴猛尚威。居官執免。稀違。少與陳

咸來傳為友。著聞當時。仕者有王貢公。故長安語曰。蕭朱結綬。王貢彈冠。言其相薦達也。蕭育與陳咸俱以公卿子顯名。咸最先進。年十八為左曹。二十餘為御史中丞。時朱傳尚為杜陵亭長。為咸育所攀援。入王氏。後遂並歷判史郡守相。及為九卿。而傳先至將軍上卿。歷位多於咸育。遂至丞相。育與傳後有隙。不能終。故世以交為難矣。杜林字伯山。與馬援同鄉里。素相親厚。援從南方還。林馬適死。援令子持馬一匹遺林。曰。朋友有車馬之饋。可具以備之。林受之。居數月。林遣子奉書曰。將軍內施九族。外有賓客。望恩者多。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。常有盈。今送錢五萬。援受之。謂子曰。人當以此為法。是杜伯山所以勝我也。林位司空。寇恂為潁川太守。執金吾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。恂戮之。復以為耻。還過潁川。曰。今見恂。必手劒之。恂聞不與相見。曰。昔蘭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。為國也。臣區之趙尚有此義。吾安可忘之乎。光武乃召恂與復相解。結友而去。寇恂從光武破群賊。數與鄧禹謀議。恂奇之。因奉牛酒共交歡。恂位執金吾。阜弘為楊州從事。家代為吳郡冠族。少有英才。與桓榮相善。孔僖曾祖父子建少遊長安。與崔篆友善。僖與篆孫嗣復相友善。僖位臨津令。梁鴻友人京兆高恢。少好老子。隱於華陰山中。友鴻東游思恢。作詩曰。為

嚶嚶芳友之期。念高子兮僕懷思。想念恢兮爰集茲。二人遂不復相見。恢亦高抗。終身不住。王符。安定臨淄人。少好學。有志操。與馬融。賈章。張衡。崔瑗等。並友善。陳重。少與同郡雷義為友。俱學。曾詩。顏氏春秋。太守張雲舉重孝廉。重以讓義。前後十餘通。記雲不聽。義明年舉孝廉。與俱在郎署。後俱拜尚書郎。義坐事黜退。重見義去。亦以病免。又云。雷義舉茂才。讓於陳重。刺史不聽。義遂佯狂被髮。走不應命。郡里為之語曰。膠漆自謂堅。

不如陳與雷也。崔瑗。與扶風馬融。南陽張衡。特相友好。瑗位濟北相。荀淑。博學有高行。與李固。李膺。同志友善。淑位即陵侯相。張皓。字叔明。治律春秋。游學京師。與廣漢鐔。漢中李邵。蜀郡張霸。共結為友善。皓位司空。達萌。北海郡昌邑人。與同郡徐房。平原季子雲。王君公。相友善。萌初為亭長。後連徵不起。岑暉。南陽棘陽人。有高才。郭林宗。朱公叔等。皆與為友。暉後州郡察舉。三府交辟。並不就。李熹。廉方自守。所交皆舍短取長。好成人之美。時潁川荀爽。賈彪。雖俱知名。而不相能。熹並交二子。情無適莫。世稱其平正。位河南尹。郭泰。字林宗。游於洛陽。始見河南尹李膺。膺大奇之。遂相友善。於是名震京師。後歸鄉里。衣冠諸族送至河上。車數千輛。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。衆賓望之以為神仙焉。泰徵有道。不就。王

名。太原祁人也。世仕州郡爲冠蓋。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。王生一日千里。王佐才也。遂與定交。位司徒。允康。少受業太學。與郭林宗親善。位太山太守。韓說舉孝廉。與議郎蔡邕友善。位江夏太守。閔仲叔恬靜養神。弗役於物。與周黨相友。黨每遇仲叔。共含菽飲水。徵拜博士。不就。袁宏漢紀。尹敏字幼季。與班彪相善。每相與談。常日晏不食。晝即至夜。夜即至旦。彪曰。相與久語。爲俗人所依。然鍾子期死。伯牙破琴。惠施沒。莊周杜門。相遇難也。道學傳。杜京產。建武初。徵之。產曰。莊周持釣。豈爲白璧所迴。辭不就。曾稽孔道。微亦守志。產與友善。五典疏。蒙事實。東漢王符字子節。信。好學耿介。著書三十篇。號潜夫論。後皇甫規解官歸。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守者。亦去職還家。書判謁規。規卧不起。既入門。卿前主郡食鴈美乎。有頃。又白王符在門。乃驚起。衣不及帶。屣屣出迎。援手同坐。時人語曰。徒見二十石。不如一縫掖。書生道義之爲貴也。東漢陳蕃。不接賓客。惟徐穉來時。設一榻。去則懸之。陳寔字仲子。荀淑字季和。仲子與子姪。遭季和討論。是時德星聚。太史奏曰。五伯里內有賢人聚。後漢陶侃傳。陶侃字士行。早孤貧。爲縣吏。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。時倉卒無以待賓。其母乃截髮。得以易酒。殷樂飲。極歡。雖僕從亦過所望。蒲湘錄。安鳳。少與徐侃友善。

鳳至長安。急遣侃携手欵別。侃留詩曰。君寄長安久。耻不還故鄉。我別長安去。切在慰高堂。不意與離恨。泉下亦難忘。鳳亦以詩贈別。又同泣分袂。及來年春。鳳欲客長安。因夢侃。遂寄書達壽春。侃母得書。注謂附書人曰。侃死已三年。鳳垂淚嘆曰。我今日始悟侃詩中泉下亦難忘之句。范曄後漢書孔融。宙之子也。十歲從父詣京師。時河南尹李膺。簡重物外。云自非當世才藝英賢。通家子孫。輒不得進。融故造其門。云我與公積代通家子孫。膺乃召見。問父祖嘗與僕有恩舊乎。曰然。吾先君孔子。與君先人李老君。同德比義而相師友。融與君豈非積代通家也。衆奇之。第五倫始以營長詣郡。尹鮮于褒見而異之。署爲吏。後褒坐事在轉高唐令。臨去捋臂訣曰。恨相知晚。肅宗始脩古禮。巡狩方岳。崔駰上四巡頌。帝歎之。謂侍中竇憲曰。知崔駰乎。對曰。班固數爲臣說之。然未見。帝曰。公愛班固。而忽崔駰。葉公之好龍也。可試見。駰俠憲。憲倒屣迎笑。謂駰曰。吾受詔交公。何得薄我哉。遂揖入也。鍾皓。字李明。潁川長社人。皓少以篤行稱。同郡陳寔年不及皓。皓引與爲友。張叔升字彥真。陳留尉氏人也。有大志。歎曰。人生於世。白駒過隙耳。安能曲道媚世俗哉。守外黃令。遇黨錮去官。道逢友人班荆而語曰。今閣下閱官專權。因相向而泣。有老父過之曰。嗟乎。二

大夫何泣之悲。龍不隱鱗。鳳不藏翼。一世網羅。注將何及。二人欲與之言。不顧而退。升竟以黨錮下獄死。孔奮字君魚。扶風茂陵人也。守姑臧長。治責仁平。太守梁統深相敬待。不以官屬禮之。常迎於大門。引入見母。邳惲友人董子張者。父先為鄉人所害。及子張病將終。惲往候之。子張病涕。視惲不能言。惲曰。吾知子不悲天命。而痛讎不復也。子張但目擊而已。惲即起。將客遮仇人。取其頭以示子張。見而氣絕。謝承後漢書。王嬰字仲豪。與同郡蘊巨卿為友。推誠據信。不負言誓。郭林宗別傳。郭泰字林宗。入潁川。則友李元禮。至陳留。則結符偉。明之。外黃則親韓子助。過蒲亭。則師仇季智也。五典錄。蒙事。實東漢郭林宗。寓宿茅容家。旦夕容殺雞為饌。林以為已設。既而以供其母。自以菜蔬與同飯。林宗起拜曰。卿賢乎哉。乃我友也。白氏六帖。仇覽字李智。太學中。與同郡符融。比字常。自守融奇之。曰。志士交結之秋。須務勤學。守之何執。覽正色曰。天子脩太學。豈使人游談其中乎。融告郭林宗。林宗因與融齋。利詣之。遂留宿。林宗嗟嘆。下林為拜。續後漢書。周瑜傳。初。孫堅與義兵討董卓。徙家於舒。堅子策與瑜同年。獨相友善。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。升堂拜母。有無通共。張橫浦心傳。錄東漢王丹。其子同門生喪親。家在中山。白丹欲往奔慰。結侶將往。丹怒撻之。